

# 昆明脫險記

鍾義均

二十一年前昆明脫險的曲折離奇經歷，每一回憶，輒刺激動情，不能自己，往事歷歷，如在目前。雖然是大時代中個人的奇特際遇，但在個人言却是生命中的一大高潮，大有「骨鯁於喉，不吐不快」之概，承中外雜誌編者索稿，爰濡筆記出，以饗中外讀者諸君。

## 打虎隊何去何從？

國防部前戡建幹部總隊（一般稱之爲打虎隊）結束了上海的經檢工作以後，三十七年年底離開了上海，轉進南昌整訓。其時國勢日蹙，大局日非，大家的心情十分沉痛，和上海的青年朋友們在北站揮淚告別的情景，歷歷如在目前，那時他們堅決要求和我們一塊走。我們在上海三個月，的比肩戰鬪，已經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感，我們何嘗願意拋下這些可愛的革命伙伴，實在是在前路茫茫，我們自己也算不定要往那個方向而去。

我們沿浙贛路抵達南昌以後，暫時駐節整訓。總隊長王化行將軍兼任江西省黨部工作，和省府方面取得密切聯繫，當時有一個計劃，預備全

總隊分布贛南各縣，潛伏下來打游擊。大家有了確定的目標以後，士氣爲之一振。打虎隊的戰友都是黨團的青年革命幹部，在上海的經檢工作中，已經接受了一次嚴格的考驗，證明這支堅強的革命隊伍，可以衝鋒陷陣，擔當任何艱鉅的任務。回憶在南昌省訓團那一段生活，一個個磨拳擦掌，抱必死的決心，隨時準備拼命。晨光曦微中，我們的隊伍馳騁在省訓團操場上，戰志昂揚，歌聲雄壯。大聲怒吼，吼出了我們這一羣孤臣孽子的情懷。

畢竟大局更形逆轉，匪軍已越過長江，我們準備不及，加之隊員大多燕趙青年，個子高大，難以適應贛南的環境，祇好放棄原定的游擊計劃，繼續轉進廣州待命。

這時已是三十八年的仲秋季節，廣州地處南端，氣候仍然溫暖如夏。然滿眼所見，只是一片兵荒馬亂，顛沛流離的景象。前路茫茫中，我們當時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轉進臺灣，一是和廣東省政府共同行動，必要時往海南島去。主席薛伯陵將軍允爲照顧，並願爲我們解決一切困難。

王化行將軍的決策：祇要有一個機會可進，決不言退。一面整補，一面仍作積極的準備。一所私立知用中學，暫時作爲總隊部，成了全總隊的神經中樞。不久我們的番號奉命改爲第三政工總隊，由國防部政工局指揮。政工局鄧局長文儀也抵達廣州，爲了要請鄧局長檢閱我們的軍容，曾有一次令人長憶的黃花崗行軍。

當我們這一系列整齊的隊伍踏上廣州街頭的時，引起了許多市民的注目。我奉命擔任行軍總指揮，使出了全身的力量，叫出了響亮的口令，大家的心情沉重，步子也沉重，然而精神抖擻，充分表現了拼到底的決心。抵達黃花崗上，鄧局長看到我們這一支鐵的隊伍，向王總隊長頻頻點首，至表稱許。我們對先烈的忠魂，一致表示要踏着先烈的血跡前進。我默誦林覺民烈士網筆書：「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竟書而欲擱筆……」又記起國父記黃花崗之役，「然是役也，碧血橫飛，浩氣四塞，草木爲之含悲，風雲因而變色，全國久蓄之人心，乃大興奮，怨恨所

積如怒濤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載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則斯役之價值直可驚天地，泣鬼神，與武昌革命之役並壽。」以諸先烈豐富之革命情操和大無畏的犧牲精神，才能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此時大敵當前，如果我們能效法諸先烈於萬一，毛匪終久要在我們面前倒下去的。

三十八年九月中旬，鄧局長獲得情報，盧漢部隊不穩，必須更換政工主管，以此徵求高級幹



入滇前打虎隊在黃花岡七十二烈士墓前留影，右起第三人為王昇將軍第四人為鄧文儀將軍第七人為本文作者

部的志願。政工局第一處處長羅春波躍躍欲試，並要求第三政工總隊進駐昆明。王化行將軍與高級幹部熟商再三，認為到昆明去是向前進發，與他的既定決策相符，於是決定到昆明去。筆者奉命擔任前站，可以携眷隨羅春波處長先飛昆明，王總隊長則率部陸路進發。我們十月十一日在白雲機場候機失望，十二日守候終日仍未成行，迨十三日清晨始乘機起飛，是時廣州四郊已開槍聲，坐在機艙，無心欣賞空中景色，念念不忘總隊諸戰友的安全。

### 昆明行驟然被包圍

三十八年十月十三日飛抵昆明巫家壩機場，心中憂時憂國，亦擔心戰友們的安危，無心瀏覽風光美景。有名四季如春的城市，大多艷陽高照的好天氣，抗戰期間想作昆明之遊，然而迄未實現，此時如願以償，却又烽火連天，缺少那一份閒情逸致了。我們初住誼安大廈，因為房金昂貴，未敢久留，後來在西門外租了一棟兩層樓的民房，房東住樓上，我們分居樓下三個房間，生活上乃暫告安定。

羅春波兄見到了盧漢，也接任了雲南綏靖公署的政工處長，可是帶去的人一個也用不上，尤其是消息閉塞，不知所措。我的任務是為總隊打前站，首先要做的是找營房，向補給區司令部洽辦補給，每日為這兩件事往返奔走，至為忙碌。

在廣州時就知道昆明非常不穩定，昆

明以外，到處出現土共，出沒無常。學校中的共匪職業學生，發動左派份子，隨時鬧事。報紙上也公開批評政府，毫無忌憚。共匪尾巴份子居然可以公開在昆明活動，真是紊亂極了。盧漢手下的人有的堅持反共，有的投機取巧，主張投共，有的既不反共，也不投共，盧本人的態度也十分曖昧。現在親歷其境，事實上對此傳說的似乎有點不同。不久之前，曾經查封了所有親共的報紙，逮捕了一大批親共份子，雲南大學由左派份子所操縱，也被暫時解散，以待整理。據說八月間盧漢由裴存藩陪同到了重慶，晉見了總裁，聆訓以後，表示十分悔悟，因之回到昆明以後，立即表示反共，上述的那些事實，正是我們抵達昆明以後的實景。如果盧漢果能堅守這個原則，使雲南成為西南方面的反共基地，則整個反共形勢必然有很大的轉變，共匪竊據整個大陸的陰謀也是無法實現的。一個朝秦暮楚毫無定見的人，當然會製造許多錯誤，也必須要承受那些錯誤所形成的後果。

十一月間，李宗仁一度訪問昆明，盧漢迎接這位代總統的態度十分冷淡，甚至可以說有些鄙視。可是和李宗仁一次談話之後，又動搖了他的反共決心。據說他從李的談話中獲知美國對我們反共的消極態度，也知道了當時反共軍事上的劣勢，因此，他認為反共無望，又開始另作打算了。

我們住在昆明的人，對於擺在眼前的一些事象，也比較敏感。尤其進入十一月的下旬，市街上來往的部隊增多，四城的碉堡都在翻修，警戒

非常嚴密。一時謠言紛紜，盛傳盧漢已經派了親信到香港去和共匪打交道，又傳盧漢包了一架專機，將家人和細軟都送到了香港。總而言之，這時的昆明已顯得十分動盪不安了。我心中明白，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局面已經形成，隨時可能發生大的變動。我個人的安危固早已置之度外，唯一擔心的就是我們的隊伍尚未到達，如果在行軍中途發生變故，真是不堪設想。直到十一月底，第四大隊的一個中隊先抵昆明，安置在一所私立中學內暫住。經過長途跋涉，一個個疲憊不堪，首先是安定生活，求得充份的休息。其餘的隊伍，都是化整為零的前進，彼此又無連繫，他們究竟走到何處了，毫無確實的消息，使人十分焦慮。

十二月九日下午三時許，成都飛來一架專機，載來了張羣長官、李彌、余程萬、龍澤滙諸人。四時許羅春波兄返抵寓所，才知道他也是同機從成都回來。當天下午我們準備了幾個菜，一壺酒，爲他洗塵。話題也非常廣泛，談到成都一般紛亂的情形，談到局勢的逆轉，談到向政工局請示的沒有結果，也談到成都機場登機時的緊張情況。反正所談的都是些使人高興不起來的事。天下事真有那麼湊巧，羅太太抱了初生不久的嬰兒搭乘另外一架飛機，本來由成都直飛臺灣，突然改變計劃降落昆明，意外相聚，驚喜不已。大家一直忙到午夜，我們勸春波兄先行就寢。包括房東太太在內春波兄部屬李先生和鄭先生我們幾個人坐在客廳內繼續談了一會，這時約莫午夜十二時左右，妻取了一個盆子，打算到廚房去打點熱水，客廳大門一開，只見一列槍兵持槍齊步向

我們走來，前面的一個士兵大呼：「不許動！」我側眼向外一瞧，圍牆上站着有人，院中一株樹上也有人才知道我們已經被嚴密包圍了。

一個上校軍官走進客廳來，操雲南口音問道：「羅處長在家嗎？主席請他去開緊急會議。」一面說着，一面手上展開一張名單，雖然隔了幾步，名單上的字跡不算太小，我還可依稀辨認，只見羅春波兄列爲榜首，再往後幾名一看我的名字赫然在上，我是截建總隊在滇的負責人，當然不會放過我的。這時手無寸鐵，只能束手被擒，心裏砰砰地跳，兩條腿兒不停地發抖，這時我上着毛線衫，下穿一條羅斯福呢長褲，一想不妥，慢慢移步到沙發後面，以便掩蓋那條軍褲。

### 槍聲起兮驚魂不定

春波兄的臥室緊接客廳，外面的動靜他當然知道，只好開門出迎，身上穿的是睡衣。那位上校上前敬禮，口氣似乎很謙和，「你就是羅處長嗎？主席請你去開緊急會議。你有武器嗎？請交出代爲保管。」春波兄一看情景，明知無法反抗，只好先交出隨身手槍，穿好衣服，走到客廳門口，忽然回過頭來問我：「沒有關係吧！」我立即回答：「沒有關係，儘管去吧。」我們兩人的聲音都在抖顫。

那位上校忽然回過頭來望着我們幾個人，問話的口氣已經有幾分兇暴。「你們是什麼人？」房東太太馬上迎上去，「他們都是我們運輸公司的同事。」這一句話將我從魔手中救出來，當時並未覺得其危險性，那真是千鈞一髮的生死

關頭。

他已經逮住了春波兄，似乎已感滿足，解着春波兄往外走，一列隊伍也尾隨揚長而去。

我們向外一望，樹上和牆上的人均經撤走，知道已經解除了監視。大家驚魂甫定，面面相顧，大感手足無措。

妻的判斷，名單上有我，而沒有追問，當然不知我和羅是共居一處。我同意這個看法。我的判斷，春波兄到滇以後，成爲盧漢的眼中釘，說不定他用這種非正當的手段逮捕去暗殺。我尚未料到遲早要來的紅幕終於籠罩下來了。

隔了一會，我悄悄地走到大門口，路上無行人，沉寂如死。幾盞本來就不明亮的街燈，這時更顯得淒涼。將大門關上，回身向屋內走，一時槍聲大作，此起彼落，一陣比一陣激烈，我才意識到整個局勢已經變了。我們這所住屋已經成了目標，首先要做的是遷地爲良，於是和房東太太商量，她建議我們搬到鄰近的一所茅屋中去。最後決定羅太太可以不動，春波兄部屬李先生、鄭先生和我們夫婦即刻搬家。將重要的文件取出一枝燬，立即捲起被蓋連夜遷走，房東太太爲我們放心，一再說明絕對保密。

被斷續的槍聲所擾，加之驚魂未定，一夜不曾合眼。清晨起來，一眼看到鄰近一個機關升起紅色佈告，街上無行人，大多半開門戶，探首外望。當然大家心裏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可是不得不關心外面的動靜。

不久房東太太引着四大隊的鄧自強兄來見我

滿臉疲倦而帶驚慌之色，向我陳述昨夜的經過。午夜時分，一個連以上的兵力包圍我們四大隊，輕重機槍對準了大門，大呼不繳械即開槍。開始他們準備拼，然而大家的四五手槍畢竟衝不過機槍，最後只好交出武器，隊員全部被帶走，自強兄個兒矮小，深度近視，乃被留下照顧眷屬。至此我才知道四大隊的消息，乃是可以預料得到的後果。我身為總隊高級人員，此時對照顧眷屬竟束手無策，心中之沉痛不可言宣。只好告訴自強兄將所存公款平均分配給各位眷屬，必要時化整為零，各自逃命。

十二月十一日，盧漢叛變後的第三日，昆明解除了戒嚴，盧漢以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名義出面負責。一般市民可以自由行動了，街頭上又恢復了往常熙來攘往的情景，不過大家的臉上都沒有表情，我去拜訪了一位老長官尹隆舉先生，出身日本士官，時任雲南公路局長。民國二十九年他任要塞工兵團長，駐節桂林，我追隨他做過一個時期的軍隊黨務工作。握手見面，恍如隔世，九日夜他亦被監禁，現被釋出辦理移交。他告訴我一件有關我的事，就是在監牢中聽到議論紛紛，爲什麼沒有將鍾某拘捕到手。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消息，立即加強我出走的動機。臨別送我五十元小本（雲南錢幣，每一小本值半個大頭）作川資，袍澤情深，令人銘感泣下，並囑不可猶豫，馬上離開昆明。

這時的昆明，反正是亂糟糟的一片混亂，青年學生成了真正的主人，扭秧歌，大遊行，市面到處見到的都是成羣結隊近瘋狂的青年學生。

他們在赤色的學聯會的領導下，掀起了參軍的高潮，大夥兒往市政府去鬧，每人領得一支短槍，跑到街上去挨戶搜查，任意抓人。有的去控制報館，有的去掌握農會工會，有的到機關去指揮公務，有的到監牢去虐待犯人，總而言之，一切爲所欲爲，毫無顧忌無法無天，完全以「太上皇」的姿態出現。可悲者是這些無知的青年在「解放」的欺騙之下，滿以為扮演着一幕大喜劇，其實這正是大悲劇的序幕。

### 張岳公離昆前後

在這種氣氛之下，一呼一吸都感覺十分困難，何況共特在嚴密偵查，隨時要捕捉我。當然走得越快越好。談到走，首先要確定兩件事，一是路費，一是往那裏走。以路費來說，真是無法預算，也不知究竟要多少錢。我一生革命，除隨身衣物以外，別無長物。我和妻三十七年在湖北沙市駐地結婚，唯一值錢之財產僅一對結婚紀念金戒。只好將一些衣物，如羅斯福呢軍服，呢大衣，毛線衫，以及手錶鋼筆之類，加上隨身多年的

一副「雷邦」太陽眼鏡等等，由妻在市內擺了一個地攤，希望換來幾個錢。除此以外無他法，莫說告貸無門，也免開尊口。說到出走的方向，有三途可循：一、走貴陽，轉湘西回長沙，再沿粵漢路奔香港。此途不但遙遠，而且極不安靖，實在太危險了。一、是滇南，到蒙自轉河內。當時到蒙自

的火車勉強可通，可是到了蒙自以後，中途要步行三日，這時妻懷胎七月，已經大腹便便，何能長途跋涉？最後一途是滇西，沿滇緬公路到畹町進入緬甸。聽說惠通橋炸後未曾修復，可是也有零星木炭卡車來往，似乎仍可通行。最後一途當然更爲遙遠，而且還要跑到外國去，不過監視可能較爲寬鬆。究竟擇何路而行，真是毫無把握。

這個重大問題，無人可以請教，也不敢隨便對人說。在無法可想的當中，最後只有請問蒼天。昆明××大街有個城隍廟，廟門口擺有一個測字攤。走到攤前，隨手檢出一個紙捲，老先生打開一看，偌大一個「封」字，我一看此字，好似迎頭澆下冷水來。老先生慢吞吞地在石板上推算天干地支，問了我的生辰八字，又劃了一會，然後問我，「問什麼事？」我小聲作答，「想走動走動。」他抬起頭來，移開老花眼鏡，相了一下我的面相，又把我的左手端詳了一番。最後肯定地說：「可以走，如果往西方走，可以逢兇化吉，化險爲夷。」我恍然大悟，測字是不能從字義上解釋的。獲得了這個滿意的答案，立即掏出一塊小本放在攤上，稱謝後告辭。十二月九日昆明淪陷以來，現在才如釋負重，飄飄然走回住所。妻得知此事，亦至爲欣喜，因之決定行程，走滇西，往緬甸而去。

正當準備出走的時候，忽然發生中央軍攻打昆明的戰事，原來盧漢派飛機送走張岳公以後，余程萬和李彌仍遭監禁。中央第八軍第二十六軍要援救長官，分別從霽益和開遠向昆明進攻，攻勢十分猛烈，盧逆的部隊節節敗退，漸漸逼臨昆明城下。我們住在西郊，親眼看到那些不中用的盧軍，人稱雲南部隊有兩桿槍果真名不虛傳，一桿步槍，另一桿是插在腰上的鴉片槍，打一陣仗

，就要歇下來抽兩口鴉片煙。一日一夜的激烈戰鬥，流彈橫飛，我們只有鋪稻草睡在地下。一看盧軍那種狼狽樣兒，何堪中央軍一擊，心中甚為欣喜中央軍來到以後，我們的安全就有保障了。不料槍聲突然中止，攻勢似告停頓。當時百思不解，為何中央軍兵臨城下，而不打進昆明去，政府飛機數度飛臨昆明上空投彈，我默禱彈中五華山，炸死盧漢叛逆。看我機飛臨上空，那機翼上的青天白日徽，此時覺得更為美麗。真想舉起雙手，跳躍相迎，以迎接久別重逢的老朋友。根本忘記了投下彈來，有被炸的危險。

中央軍攻打昆明最緊急的時候，盧漢已作向滇西撤退的打算，軍用卡車調動頻繁，澈夜馬達聲響個不停，就可揣知一切。不料盧逆使出最後一計，在危急中放出李彌和余程萬二人，以削減兩軍的攻勢。李余二人獲釋後，李堅決表示繼續進攻，而余却下令撤退。因此攻勢大減，進入昆明城畢竟失望，一幕戲劇性昆明攻城戰也宣告結束。

沿滇緬路出走的計劃已定，隨時準備成行。大理縣有一位姨母，姨父是大理喜州人。初抵昆明時，曾經和他們通過信，所以我打算先到喜州，脫離昆明險境再說。請房東太太介紹搭乘一輛運橋柑的卡車，將行李送上車後，再到市中心廣場上妻所設的地攤處，我向她使個眼色，表示馬上要走。她已會意，小聲對我說，「『雷邦』眼鏡已經賣出，四塊大頭立即會送來。」我作手勢，不必等了。她包起沒有賣完的衣物，跟我一起登上卡車。

馬達聲響，車身漸漸蠕動，懷着緊張的心情，臉上毫無表情，告別了昆明危城，開始作滇緬線的冒險長征。

### 雷宗漢權充收生婆

我們的卡車經昆明西站後，第一個要經過的關卡就是碧鷄關。古色古香的金馬碧鷄牌坊點綴在昆明城內是一宗吸引遊人的古跡，現在要過的碧鷄關，却是望而生畏的第一道生命大關。我的個兒本來矮小，穿上一套褪了色的藍色中山服，看上去像個小公務員，也可能被認是小學教員。妻的頭髮蓬鬆，不施脂粉，一件藍色布旗袍，唯一引目的就是挺着個大肚皮。

抵達碧鷄關，停車檢查，哨兵走上來，看了我們那副模樣，不像是目標人物，身份證也不必索看，即揮手放行。因而順利地通過了第一關。和煦的陽光，雖然能夠給我們以溫暖，却增加了我們的遊興，因為我們不是旅行，而是逃命。田野的景色，依舊是一般的美麗，此時對逃命人却毫無感受。車子不停地向前奔馳，我所擔心的祇集中在兩件事：一、如何通過前面險阻重重的關卡？二、大腹便便的妻，怎麼承受得了這長途的顛簸。我對人生一向反對抱得過且過的態度，今天面臨此一局面，不得過且過又有何辦法？在莫可奈何的時候，只有靠昆明算命人所說「逢凶化吉，化險為夷」的這句話，來安慰自己，來增加自己的信心和勇氣。

車經楚雄，一宿無話，翌日向 downstream 關是滇緬公路上的二大站，屬於大理縣的市鎮。

幾條犬牙交錯的小街，熙來攘往的人們，各色各樣的小店舖，到有一番熱鬧氣象。我們的目標是喜州，一探途程，必須先到大理縣城，再北行三十華里可達。惟一的交通工具是裝上兩隻汽車輪胎，由一匹馬所拉的轎形小馬車。我們就坐上小馬車，左伴蒼山，右沿洱海，駛到了喜州。一見都是大戶人家，房屋之構築，和家鄉極為相似，惟卵石砌牆，簷邊彫刻，又為吾鄉所不及，一派富庶氣象，予人耳目一新，不甚費力就問到了姨父家，和姨母握手見面，彼此熱淚盈眶，半響說不出話來。

姨母遠適他鄉，離家數千里，多年無親人探顧，此時和我們相見，當然喜不自勝。而時逢亂世，姨父又被共幹以「國特份子」拘捕在監，一家人愁眉苦臉，正為此事而焦灼萬狀，那有歡迎親戚的心情。我們之來，等於落難投靠，我的目的也是想暫時落腳，最主要的原因是妻已懷胎八月，看看臨盆在即，這幾天旅途奔波，已經不勝其苦，實在需要休息了。可能的話，當然希望胎兒在此生下，再作計議。姨母在無可奈何之下，請示兩位老人家之後，勉強地接納了我們。

姨母是外祖父的第三位女公子，連兄弟算來排行第五又是閏五月出生，乃取名閏五，我們呼之為五姨。幼即聰慧，長而能詩能文，與姨父結婚於抗戰期間，勝利復員之後，隨夫回到喜州。我們之來，算是第一次有親人探顧。我們住定之後，雖然相逢亂世，時而閒話家常，尤其談到一些歡樂的往事，倒也可以暫時抵銷目前的痛苦。大理是雲南有名的風景區，最負勝名的四景



，就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和洱海月。所謂風花雪，大理兼而有之，要說是集風景之大成。上關產名花數百種，一年四季不斷地有花可賞。下關天生橋有個風眼，日夜不停地有風吹來。蒼山亦名點蒼山，有十九個山峰，峰巒皆白雪鑿鑿，雙峰夾一溪，水流遍及全縣。山下即是洱海，波平如鏡，水色碧綠。這些久已聞名的美景，今已親臨其境，畢竟沒有遊山玩水的心情，始終未往一遊。偶爾徘徊村外，遠眺蒼山各峰，有如劍排，甚歎其奇景，藉慰客中之枯寂而已。

一日，姨父自監中傳來消息，謂大理中學校長孔道一，和彼同時拘禁，近來共幹知道他是中央幹部學校的學生，竟施以嚴刑拷打，監禁更嚴。姨父知道我和孔是同學，爲了他和我自己的安全，促我速即離去。這無異下了一紙逐客令，兩位老人家雖然慈祥可敬，也表示愛莫能助。姨母更是悲泣不已，眼看妻的產期日近，如何忍令我們出走。一個深夜呼我們夫婦到她房中，取出私房錢五十個大頭相贈，叮囑再三，找個地方暫避風雨，等生過孩子後再往安全地帶而去。三人相對，彼此泣不成聲。

一輛小馬車又將我們載到了下關，覓了一家客棧暫作棲息。這時真是張惶失措，束手無策。前進既不可能，後退更非所事，暫留下關吧，又毫無保障，正在進退失據的時候，忽然在客棧門口遇到一個面熟的人，帶上黑眼鏡，很像戡建隊的雷宗漢兄，彼此擦身而過，未敢相認，最後在房間內找到了他，密談之下，才知道他現在扮作行商，運了幾箱香煙要沿滇緬路到緬甸去。他從

昆明出發時，就約好緬僑陳達夫夫婦同行，當然他們是識途老馬，目的在請他們護送。他問到我，我說早就決定往那個方向走，現在遭遇到兩大難題。一是妻臨盆在即，不勝旅途之勞，一是缺乏路費。雷兄素抱樂觀，爽朗成性，連稱不成問題。生孩子是很自然的事，沒有什麼了不起，他的孩子都是他自己接生的。談到路費，有錢大家用，到了緬甸再說。

這幾句充滿了革命情感的話，頓時給我以無比的精神力量。我的難題都解決了，還有什麼可猶豫的，於是立刻決定，我們一道走。二人立即避到街上，在一家藥房內買了紗布、藥棉、酒精、紅汞、注射器和催生針藥之類，以作萬全準備，甚至車行之際臨盆，停下車即可生產。諸事定奪，心理有了很大的安全感，尤其是長征路上結了良伴，更加覺得安慰。這一夜，似乎睡得特別安適。

### 東西沒收了再打張條子

天剛拂曉，我們開始登程。現在乘的是一輛帶着一個大木炭爐子的貨車，貨物只裝一半，其餘的空間坐的都是旅客。由於車上人多，車行尚不寂寞。由下關出發，第一站的目的地是保山。據說土共頭子朱家璧已經到達保山，沿途都是他的部隊盤查哨一定佈置得非常嚴密。土共的智識水準低，懂的事情不多，我體會對付土共幹部的辦法，應該有個基本原則，就是不要怕。如果心裏不畏懼，說話可以理直氣壯，不容易被人發現破綻。抱定了這個主意，然後考慮自己如何力求

鎮定，態度自然，吐語清楚，甚至要把在學校時表演話劇的那份才能，如何盡力使用出來，這些都是通過重重關卡最重要的關鍵。

離開下關以後，漸漸爬上高山，往往爬一個陡坡，要分幾個階段才能爬上去。木炭汽車的力氣究竟有限，加之負荷過重，更是力不勝任。滇緬路的路面本來就不好，在挖了又補，補了再挖的情形之下，更顯崎嶇不平。進入山地以後，真是山中有山，山外更是羣峰環繞。「不知廬山真面目，祇緣身在此山中」的情境，此時方才體會出來。默誦唐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之句，雖然是描寫舟過長江三峽的佳句，而此時滿眼所見到的，倒真是萬山重疊，美不勝收。

車上載的都是逃命客，司機有意幫忙，故意挨到午夜駛進保山城，果然檢查哨人員已經入睡，沒有經過盤查，即達旅舍休息。一宿無話，翌晨起牀未久，兩個共幹率領兩個槍兵即來檢查旅客，對我們昨夜到達的人逐一盤問，問到我們，有問必答，對答如流，而且態度自若，甚至還誇獎他們工作認真，爲「人民」服務的態度很好，不太費力就應付過去了。

車子由旅舍起步，開到保山車站，老遠就看到停車檢查四個字的柵欄門早已放下，真有點觸目驚心。這個檢查哨好像查得十分嚴密，每個人的行篋均須一一檢查，無人可免。一個土共幹部的在我的箱中翻了半天，並無所得，最後摸出了一本生活日記，這是一本舊日記冊，所記之事早經撕毀，不過留了一些空白頁，以備不時之需。這